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五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昭宗時當播遷國勢危如纍卵尚爾荒嬉自恣酣宴無儀以致貽範舉杯及顛蕩然閑檢之外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盖侭其覆七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十八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五

唐

昭宗皇帝

戊午天復二年春正月以韋貽範字垂憲京兆人同平章事

貽範因李茂貞薦由刺史拜給事中纔閱旬遂相上嘗與李茂貞及宰相中尉宴酒酣茂貞及韓全誨亡去上問貽範朕何以巡幸至此對曰臣在外不知上曰卿既以非道取宰相當于公事如法若有不可必準政事因怒目視之微言曰此賊當杖之二十貽範屢

持杯獻上上不即持舓乾舉杯直及上頤

二月盜發簡陵懿宗陵注見前

三月汴兵圍晉陽

先是河東將李嗣昭周德威攻克慈隰二州進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遣兄子友寧字安仁全忠兄存之子及氏叔琮擊之汴軍横陳十里河東軍不過數萬深入敵境衆心恟懼及是德威戰敗河東軍潰友寧叔琮乘勝取慈隰汾三州遂圍晉陽時昭德威雖收餘衆得還

而城中兵尚未集叔琮攻城甚急克用召諸將議以走保雲州李存信欲入北虜嗣昭德威及李嗣源皆曰兒輩在此必能固守王勿為此謀動搖人心劉夫人亦曰王常笑王行瑜輕棄其城死於人手奈何效之且一足出城則禍變不測塞外可得至邪克用乃止居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嗣昭嗣源數將敢死士夜入叔琮營斬首捕虜汴軍驚擾會大疫引兵還嗣昭與德威追之復取慈隰汾三州自是克用不敢

與全忠爭者數年克用以軍糧將兵修城利害引咨幕府掌書記李襲吉曰國當不在倉儲兵強不出衆寡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定亂者選武臣制禮者選文吏錢穀有司刑法有律誅賞由我則不無威福之弊近密多正則人無讒謗之憂如此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矣至於率閭閻定間架增麴蘖檢田畤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克用子存勗警敏有勇略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于色存勗進言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代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以待其衰奈何輕為沮喪使羣下失望乎克用悅　引咨謂以文引咨詢也

以楊行密為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上遣金吾將軍李儼（張濬子賜姓）宣諭江淮書御札賜楊行密令討朱全忠立功將士聽承制遷補然後表聞既而儼至揚州行密始建制敕院每有封拜輒以告儼于紫極宮元宗像前陳制書再拜然後下

回鶻遣使入貢

回鶻請發兵赴難上命韓偓答詔許之偓曰戎狄不可倚信彼見國家人物華靡而甲兵凋弊必有輕中國之心且自會昌以來為國家所破恐其乘危復怨

執板侑酒綱常掃地豈有位居宰輔而甘於賊前獻媚乞憐者此乎羞惡之心既亡尚復何以自立無怪其悞國而兼以殉身也

宣喻以小小寇竊不須赴難虛愧其意實誅其謀從之

夏五月朱全忠至東渭橋

崔胤詣河中泣訴於朱全忠請以時迎奉全忠與之宴胤親執板歌以侑酒全忠乃將兵五萬發河中以霖雨留東渭橋

韋貽範罷

貽範以母喪去位宦官欲引翰林學士姚洎為相洎謀

謀於韓偓偓曰若圖永年之利則莫若未就為善儻

出上意亦無不可且汴軍旦夕合圍孤城難保家族

在東可不慮乎洎乃移疾上亦不許宦官之請

進錢鏐爵為越王

以蘇檢字聖用武功人同平章事

韋貽範方居喪薦檢及姚洎于李茂貞上既不用洎

茂貞及宦官恐上自用人協力薦檢遂用之

昇州刺史馮弘鐸襲宣州敗走揚行密取昇州

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自恃樓船之彊不事兩道至是師衆襲宣州田頵帥舟師逆擊破之弘鐸收餘衆將入海楊行密遣使招之署節度副使館給甚厚以李神福為昇州刺史初弘鐸遣牙將尚公廼詣行密求潤州行密不許公廼大言曰公不見聽但恐不敵樓艥耳至是行密謂公廼曰頗記求潤州時否公廼謝曰將吏各為其主但恨無成耳行密笑曰爾事楊叟如馮公無憂矣尚公廼丹徒人

朱全忠圍鳳翔

李茂貞自將與朱全忠戰於虢縣隨縣元省故城在今鳳翔府寶雞縣

之北大敗而還全軍進軍鳳翔城下朝服向城而泣曰臣但欲迎車駕還宮耳不與岐王角勝也遂爲五寨環之

秋八月兩江軍亂

初孫儒死其士卒多奔浙西錢鏐愛其驍悍以爲中軍號武勇都至是鏐如衣錦軍（在杭州府臨安縣北寰宇記唐昭宗升錢鏐所居營爲衣錦軍鏐時來遊晏父老山林皆被以錦）命指揮使徐綰治溝洫衆有怨言綰因將所部還杭州與左都許再思等合

兵焚掠進逼牙城鏐聞變微服夜歸踰城而入守之恐綰等召田頵於宣州乃遣顧全武向揚行密告急且以子傳璙為質行密許之以女妻傳璙既而綰等既召頵頵引兵赴之急攻杭州行密遣入召頵曰不還吾且使人代鎮宣州頵以鏐次子傳瓘字明寶為質乃還徐綰許再思同還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貽範之為相也多受人賂許以官既而以喪罷去日

合相夫當即上疏論列亦臣職所宜然若但斷斷以草制不草制爭之則茂貞所云書生權數與反何畏二語詞雖俚俗識已深悉其猶情傳直蓋唐世停草製麻痼疾相沿甚為蠹政之尤此雖起於下多偽臣實亦因於上無明主然兩時朝政國無一凡加責備者矣

為債家所譟故汲汲於起復日遣人詣兩中尉樞密

及李茂貞求之於是遂起復貽範上先命韓偓草制偓曰吾腕可斷此制不可草即上疏論之以為此必駭物聽傷國體中使怒曰學士勿以死為戲偓以疏授之解衣而寢中使奏之上命罷草明日班定無白麻可宣宦官喧言韓侍郎不肯草麻茂貞入見曰陛下命相而學士不肯草麻與反何異上曰學士所陳事理明白若之何不從茂貞不悅而出語人曰我寔不知書生理數為貽範所誤貽範乃止既而別使姚洎草制貽範不讓即表謝明日事視未幾貽範死蘇檢為韓偓經營入相遣親吏告偓偓怒曰公不能有所為乃欲以此相汙邪

王建取興元

西川軍請假道於興元節度使李繼密遣人拒之戰敗奔還西川軍乘勝至城下王宗滌先登克之繼密請降得兵三萬騎五千詔以王宗滌鎮之宗滌有勇畧得衆心王建忌之王宗佶建養子本姓甘汴州人等疾其功搆以飛語建召宗滌詰責遂縊殺之成都為之罷市連營涕泣如喪親戚建以王宗賀亦建養子權興元留後

九月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朱全忠以久雨士卒病議引兵歸河中指揮使高季

昌字貽崇陝州硤石人後更名李興劉知俊曰天下英雄窺此舉一歲矣今茂貞已困奈何舍去全忠患茂貞堅壁不出李昌請募人為諜入城誘致之騎士馬景請行會朱友倫存次子發兵於大梁將至當出兵迎之全忠命諸軍秣馬飽士偃旗幟潛伏營中寂如無人景乃詐為逃亡入城告諜貞曰全忠舉軍遁矣獨留傷病者近萬人守營請速擊之茂忠開門悉衆攻全忠營全忠鼓於中軍百營俱出縱兵擊之又遣數百騎據其城

茂貞逼遷車駕全忠獻表奉迎皆固逞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私遂乃相攻無已甚至以封奪相詬署二人均為國賊而全忠之逆跡顯者則尤其甚焉者劉友益尹起莘皆泥於綱目書法以奉迎遂逆相評論何異癡人說夢耶

門鳳翔軍進退失據自蹈藉殺傷殆盡茂貞自是喪氣始議於全忠連和奉車駕還京矣

冬十月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朱全忠遣幕僚司馬鄴奉表入城獻食物繒帛復遣使請與茂貞連和修宮闕迎車駕上亦遣使齎詔賜之鳳翔軍夜縋降汴軍者甚衆茂貞疑上與全忠有密約增兵防衛汴軍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攻城者詬城上人云刧天子賊乘城者詬城下人云奪天子

賊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臥未死肉已為人所剮市中賣人肉斤直百錢犬肉直五百茂貞儲偫亦竭以犬彘供御膳上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于市以充用

十一月保大中和三年賜號鄜坊節度為保大軍節度使李茂勳茂貞之弟引兵救鳳翔朱全忠遣兵取鄜坊茂勳降

十二月李繼昭此李繼昭李茂貞養子本姓符名道昭蔡州人五代史作李繼遠非賜姓名李繼昭之孫德昭也詣朱全忠降

茂貞山南州鎮皆入王建關中州鎮皆入全忠坐守孤城乃密謀誅宦官以自贖遺全忠書曰禍亂之興

皆由全誨僕迎駕至此以脩他盜公既志匡社稷請
公迎扈還宫僕以儆甲凋兵從公陳力全忠復書曰
僕舉兵至此以乘輿播遷公能協力固所願也上召
李茂貞蘇檢李繼誨等食議與全忠和上曰十六宅
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内諸王及公主妃
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五代史作一日食不托不托即餅也今亦竭
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上曰速當和解耳鳳翔兵十
餘人遮韓全誨罵之曰闔城塗炭正為軍容輩數人

唐室阽危諸藩皆坐視不救惟師範慷慨誓師差強人意惜諸將才皆庸懦事迄無成乃青州之圍不能始終全節輒開門降賊前後判若兩人實負初心矣

耳李繼昭為全誨曰昔楊軍容破楊守亮一族今軍容亦破繼昭一族也慢罵之遂出降于朱全忠復姓名符道昭

癸亥 二年春正月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師範頗好學以精忠自許為治有聲迹全忠圍鳳翔韓全誨以詔書徵藩鎮兵入援師範見之泣下霑衿曰吾屬為帝室藩屏豈得坐視天子困辱如此會張

胤亦遺之書勸舉義兵師範曰張公言正合吾意雖力不足當死生以之時關東兵多從全忠在鳳翔師範分遣諸將許為貢獻及商販包束兵仗載以小舟入汴徐諸州西至陜華期以同日俱發討全忠適諸州者多事泄被擒獨行軍司馬劉鄩取兗州時泰寧節度使葛從周將其兵屯邢州鄩帥精兵自水竇入據府舍拜從周母待其妻子以禮全忠判官裴迪守大梁師範遣走卒賫書至見迪色動迪問知之不暇白全忠迹請馬步都指揮使朱友寧將兵萬餘人東巡兗鄆召從周于邢州共攻師範全忠聞變亦分兵先歸使友寧并將之　裴迪字昇之聞喜人

李茂貞殺韓全誨等帝幸朱全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
胤為司空同平章事
李茂貞獨見上請誅全誨等與全忠和解奉車駕還
京上喜即收全誨等斬之又斬李繼筠繼誨彥弼等
十六人而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為中尉王知古楊虔
朗為樞密使遣韓偓及趙國夫人詣全忠營囊全誨
等首以示之曰曏來脅留車駕不欲協和皆此曹也
今朕與茂貞決意誅之卿可曉諭諸軍以豁衆憤全

忠遣判官李振奉表入謝而圍猶未解茂貞疑崔胤
教全忠必欲取鳳翔白上急召胤令帥百官赴行在
賜詔六七胤竟不至全忠亦以書詔之胤始來鳳翔
乃啟城門茂貞請以其子侃尚平原公主何后女蘇檢
女為景王帝之子妃以自固上皆從之時鳳翔所誅宦
官已七十二人全忠又密令京兆猶誅九十人車駕
幸全忠營全忠素服待罪頓首流涕上亦泣親解玉
帶以賜之少休即行全忠命朱友倫將兵扈從駕至

興平崔胤始帥百官迎謁復以為相領三司如故
車駕至長安大誅宦官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
車駕入長安崔胤奏宦官典兵預政傾危國政不剪
其根禍終不已請悉罷内諸使司其事務盡歸之省
寺諸道監軍俱召還闕下上從之全忠遂以兵驅第
五可範已下數百人盡殺之寃號之聲徹於内外其
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止留黄衣幼弱者三十人
以備灑掃自是宣傳詔命皆令宫中出入其兩軍八

來若若衣誠不快非陽除思召才紹不二而大先以司
且即米因所計一其尾之用卓尚假可人言詠同漢馬
有不溫憤謂他朝所大迨其也足恆同心耳宜藩唐光
戾掐逆決惡日之逆不鳴力未有好日跡然官亦之蘇
炭之跡凝始之忿料掉鼓而當為勝語則袁一氣亡軾
之使久者焚患而北則洛後不其其者有崔節其後皆

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事司馬氏光曰宦官用權為國家患其來已久東漢之衰最名驕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劫脅天子廢置在手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無他漢不握兵唐握兵故也蓋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宗成于德宗極于昭宗于是剪滅其黨靡有孑遺而唐之廟社因以邱墟矣夫寺人之官俱載詩禮所以謹閨闥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無也其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誅之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權又孰敢焉豈可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于前而董卓弱漢崔昌遐襲之于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患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不益多哉

二月貶陸扆為沂王名禋帝第四子傅分司

勢昌退復從而促之彼既素黨逆温知其為賊而曲意挑徇弟欲藉其藩挑以奪北寺重權遂置朝廷艄霸于不問非唯引寇之罪實有會國之心是春秋大義所必誅者豈得與本初由恭僚致失算相提並論哉

車駕還京師賜諸道詔書獨鳳翔無之辰曰茂貞罪雖大然朝廷未與之絕今獨無詔書示人不廣崔胤怒奏貶之

賜蘇檢盧光啟死貶王溥為賓客分司皆崔胤所惡也

賜朱全忠號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將佐敬翔朱友寧及都頭以下皆賜號有差

以輝王祚帝第九子為諸道兵馬元帥朱全忠守太尉以副

之進爵梁王崔胤為司徒兼侍中

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皇子為元帥全忠副之崔胤請以濮王為之上曰漢王（通鑑考異曰即德裕王改封）長胤承全忠密指利於幼沖為之固請從之（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禀之刑賞繫其愛憎中外畏之李克用聞之曰胤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推重則怨多勢侔則釁生破國亡家則目中矣）

貶韓偓為漢州司馬

上嘗謂偓曰崔胤雖忠然頗用機數對曰凡為天下

者萬國皆屬之耳目安可以機數欺之莫若推誠直致雖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也上欲用偓為相偓薦趙崇御史大夫偓舉進士座主王贊兵部侍郎自代備惡其分己權使朱全忠白上曰趙崇輕薄王贊不才韓偓何得妄薦上不得已貶偓上與泣别偓曰是人非復向來之比臣得貶死為幸不忍見篡弑之辱後偓再經貶徙南依王審知而卒

朱全忠辭歸鎮

全忠奏留步騎萬人于故兩軍左右宿衛也以朱友倫為宿衛使張廷範為宮苑使王殷為皇城使蔣元暉為街使乃辭歸鎮上餞之于延喜樓全忠奏曰克用于臣本無大嫌乞厚加撫慰克用聞之笑曰此賊欲有事淄青畏吾掎其後耳上之餞全忠也賜全忠詩全忠亦和進又進楊柳枝詞五首百班辭于長樂驛崔胤獨送至灞橋夜二鼓胤始還入城上復召對問以全忠安否置酒作樂至四鼓乃罷

以裴樞同平章事

朱全忠薦之也

三月朱全忠遣朱友寧葛從周擊王師範夏五月師範以淮南兵擊斬友寧秋七月全忠擊師範破之遣楊師厚潁州斤溝人攻青州

朱全忠還至大梁王師範兵圍齊州全忠遣友寧擊卻之復擊取師範所㑹劉鄩兵鄩由是援絶葛從周引兵圍之友寧攻拔博昌漢縣後唐改博興今縣屬青州府臨淄扺青州城下師範求救于淮南楊行密遣將王茂章合肥

人救之茂章與師範大破友寧斬之乘勝逐北俘斬殆盡全忠聞友寧死將兵二十萬晝夜兼行赴之師範逆戰大敗茂章以衆寡不敵引兵還全忠留楊師厚攻青州而歸汴兵之敗王師範也王茂章閉壘伺汴兵稍懈毁柵出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全忠登高望見之嘆曰觀其勇鬬吾得此人為將天下不足平也至晡汴兵退茂章乃還

八月進王建爵為蜀王

楊師厚逼青州王師範降冬十月葛從周取兗州

楊師厚屯臨朐注見前王師範攻之師厚奮擊大破之

獲師範弟師克進逼青州師範以弟故遂請降時朱全忠聞李茂貞將起兵恐其復刦天子而去欲迎車駕詣洛陽乃受之留從周急攻兖州劉鄩固守鄩使從周母登城謂從周曰劉將軍事我不異於汝從周攻城謂之少緩會師範使者至諭鄩乃降全忠表鄩為保大留後已又表師範為河陽節度使後師範舉族為全忠所殺師範舉族遷大梁全忠客之後朱友寧妻訴讐乃族師範有司坎第左右告之故師範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余懼昭穆失序不可以見先人酒行以次就戮者二百人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取荊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

匡凝父德諲初事秦宗權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朱全忠全忠表為節度使德諲卒匡凝嗣至是荊南節度使成汭為淮南將李神福所擊赴水死先是神福擊鄂州節度使杜洪求救於朱全忠全忠令汭及湖南馬殷出兵救之汭發舟師十萬沿江東下殷遣將許德勳乘虛陷江陵大掠而去荊南將士聞之以亡其家皆無鬬志汭遂為神福所敗而死杜洪鄂州人武貞澧朗軍名節度使雷彥威滿之子時滿已卒彥威嗣遣兵襲據其地匡

凝令匡明擊走之表匡明為留後時天子微弱諸道多不上供惟匡凝兄弟委輸不絕雷彥威狡獪殘忍常泛舟焚掠鄰境荊鄂之間殆至無人彥為其弟彥恭所逐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朱全忠之克邠州也執靖難節度使楊崇本妻于河中而私焉崇本怒使謂李彥貞曰唐室將滅父本彥貞養子故稱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侵逼京畿復姓名李繼徽全忠恐其復有刼遷之謀乃發兵屯河中

十一月楊行密克宣州斬田頵

初田頵破馮弘鐸詣楊行密求池歙二州為巡屬行密不許頵攻錢鏐行密又召之還頵遂有叛志與潤州團練使安仁義本沙陀叛將同舉兵行密使李神福討頵王茂章討仁義頵將水軍拒神福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堅壁不戰遣使告行密發兵斷其歸路行密遣臺濛將兵赴之至是濛擊斬頵遂克宣州仁義勇決得士心茂章攻潤州踰年始克之斬仁義

頵之叛也行密妻弟壽州節度使朱延壽陰與頵謀

行密詐爲目疾謂夫人曰吾不幸失明諸子皆幼軍

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報延壽行密亦自遣人

召之延壽至行密斬之而出朱夫人方延壽赴召其

妾王氏曰君此行吉凶未可知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

日使不至王氏曰事可知矣部分僮僕授兵闔門倚

火而死初行密與頵同里相善約爲兄弟及頵首至

行密視之泣下因赦其母殷氏行密與諸子皆

以子孫禮視之殷氏與頵婦弟郭師從常保護錢傳

瓘頵敗傳瓘歸杭州錢鏐以師從爲鎮東部

虞侯朱延壽舒城人郭師從合肥人

以獨孤損字又損反之從曾孫同平章事裴贄罷

損以禮部尚書相贄罷爲左僕射

朱全忠殺左僕射張濬朱全忠綱目作張全義考殺濬者全義使全義者全忠也今依唐書昭宗紀改書濬居長水本後魏南陝縣唐更名今為鎮在河南府永寧縣西南王師範舉兵時欲取濬為謀主不克及是朱全忠謀篡奪恐濬扇動藩鎮諷張全義殺之縣吏葉彥素為濬所厚知全義謀以告濬濬謂其子格曰汝留則俱死去則存種格哭拜而去彥追人送之自荊南入蜀　張格字義師濬次子

甲子天祐元年春正月朱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字炤之公綽族孫同平章事

初崔胤假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為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密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之胤不知之與京兆尹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會朱友倫擊毬墜馬而死全忠疑胤所為殺同戲者十餘人遣兄子友諒全昱子代典宿衛至是全忠欲遷

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咨表胤等專權亂國請并其黨鄭元規等誅之詔皆貶之而以裴樞獨孤損分制六軍三司全忠密令朱友諒殺胤及元規等數人

朱全忠屯河中表請遷都帝發長安二月至陜

朱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畿甸請上遷都洛陽時上御延喜樓及下裴樞已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號哭滿路罵曰賊臣崔胤召朱温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上遂發長安全忠以張

廷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閒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遂墟上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曰勿呼萬歲朕不復爲汝主矣館于興德宮謂侍臣曰紇干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紇干山一名紇真山在今大同府大同縣東元和志番語紇真華言三十里也寰宇記其山夏恒積雪故彼人有山頭凍殺雀之語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霑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至陜以東都宮闕未成留止全忠來朝上延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

全忠矣

王建遣兵迎車駕

上遣間使以御札告難于建建遣王宗祐建養子將兵

會鳳翔兵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建始自用墨

制除官云俟車駕還長安表聞

三月朱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全忠既殺崔胤遂專總禁衛

朱全忠赴洛陽

全忠置酒私第陝城私邸也邀上臨幸遂請赴洛陽督修

宮闕上與之宴羣臣既罷留全忠及韓建飲皇后出

自捧玉卮飲之宮人或附上耳語建躡全忠足全忠

不飲陽醉而出

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上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于王建楊行密李克用等

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為全忠所幽

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矣

楊行密遣兵擊杜洪

行密以李神福為鄂岳招討使將兵擊杜洪朱全忠遣使詣之請捨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奏曰俟天子還長安始敢聞命既而神福卒行密以劉存代之明年朱全忠遣其將曹廷祚救洪存攻拔岳州執洪及廷祚送廣陵悉誅之劉存泌陽人

夏四月帝至洛陽

朱全忠奏宫室已城請車駕早發上遣宫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上徘徊俟

衣冠可得而易容貌可得而易乎以左右使令之人一旦盡舉而代之而昭宗憒然罔覺雖不盲於目而盲於心矣

變怒甚謂牙將寇彥卿字俊臣開封人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車駕發陝全忠迎于新安殺上左右及宮人數人自崔胤之死六軍散亡俱盡餘内園小兒二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盡殺之預選二百人大小相類者依其服而代之上初不覺累日乃悟自是上之左右使令皆全忠之人矣至洛陽入宮以蔣元暉王殷為宣徽南北院宣徽二院唐中葉置宦者領之百官志不載乃使張廷範為街使韋震為河南尹又召朱友恭氏叔琮

為左右龍武統軍典衛宿

以朱全忠為護國宣武宣義中武節度使

更封錢鏐為吳王

鏐求封吳越王朝廷不許乃更封吳王

命魏博曰天雄軍進羅紹威爵為鄴王代宗以魏博為天雄軍及田悅拒命除其號今復之

五月朱全忠還鎮

帝宴全忠等既罷復召全忠宴於内殿全忠疑不入

帝曰然則可使敬翔來全忠擿翔使去曰翔亦醉矣

乃還大梁

六月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全忠拒之河中西川諸將勸王建乘茂貞之衰取鳳翔建以問判官馮涓涓曰今梁晉虎爭勢不兩立若幷而為一舉兵向蜀雖諸葛復生不能敵矣鳳翔蜀之藩蔽不若與之和親無事則農務訓兵有事則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建曰然乃與茂貞修好及李繼徽合兵誅朱全

忠全忠拒之河中

秋八月朱全忠弑帝于椒殿太子柷即位（是為昭宣帝）

初全忠見德王裕眉目疎秀年齒已壯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嘗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言之胤言于帝帝問全忠全忠曰陛下父子之間臣安敢竊議此崔胤賣臣耳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何后終日沈飲或相對悲泣全忠使蔣元暉伺帝動静帝從容謂元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堅欲殺之因泣下齧

中指血流元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愈不自安時李茂貞等移檄來往皆以興復為辭全忠方西討以帝有英氣懼于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判官李振至洛陽與元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元暉選牙官史太等百人夜叩宫門殺宫人裴貞一帝在椒殿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弑之昭儀李漸榮以身蔽帝呼曰寧殺我曹勿殺大家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于元暉乃釋之于是元暉矯詔稱貞一漸榮

弒逆立輝王祚為皇太子更名祝于柩前即位時年十三宮

中恐懼不敢出聲哭全忠聞之陽驚哭自投于地曰

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至東都伏梓宮慟哭

殺友恭叔琮友恭臨刑大呼曰賣我以塞天下之謗

如鬼神何全忠遂辭赴鎮

楊行密以子偓為宣州觀察使

臺濛卒行密以子渥代之徐温謂渥曰王寢疾而嫡

嗣出藩此必奸臣之謀他日相召非温使者及王令

書慎無亟來渥泣謝而行

九月尊皇后為皇太后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十二月楊行密遣馬賨歸長沙

賨姓沈勇事行密屢有功行密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馬殷之弟大驚曰吾嘗怪汝器度瓌偉果非常人遣歸長沙賨固辭行密固遣之賨至長沙殷議入貢賨曰楊王地廣兵強不若與之結好殷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以劉隱為清海節度使

隱以重賂結朱全忠故有是命

昭宣帝

乙丑天祐二年　劉友益曰君立踰年改元恒也昭宣于是踰年矣而不改先君之舊號則臣子之罪也其畏全忠亦甚矣綱目非元年不書號于是特書昭宣帝天祐二年所以表其為新君之初年以正始也

春二月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全忠使蔣元暉邀德王裕等九人　裕及棣王栩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景王祕祁王祺雅王禛瓊王祥　置酒九曲池悉縊殺之投尸池中皆

昭宗之子也

葬和陵在河南府偃師縣南

賀善贊曰昭宗即位首務張兵志張王室而性失卞急不當事宜是以三命出師不惟無功益以長亂雖唐亡已決亦其處之不善旅以速之也

獨狐損裴樞崔遠並罷以張文蔚字友華河間人楊涉字文川收兄子同平章事

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為相性傾巧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璨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

歐陽修作唐六臣傳謂裒柩能惜一卿豈肯以國與人此語大邪蓋柩之得相本出全忠之意全忠進踏久著而己甘心受其薦刺且於還都則首侂百官東行於椒殿之樊則仍硯然安居朝右招之心跡固可駢見至為僥人新一樂御其所闕於名節者較前數端真不害九斗一毛況其立言猶云恐非元帥之指果兩則指出元帥將遂置之不問乎其即以是見殺於全忠也

廷宿望意輕之璨以為蜮張廷範本優人有寵于全忠奏以為太常卿樞曰廷範勳臣幸有方鎮何藉樂卿恐非元帥指持之不下全忠聞之謂賓佐曰吾嘗以裴十四器識純厚非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璨因此並譖遠損于全忠故三人皆罷以張文蔚楊涉為相涉為人和謹聞當為相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六月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

柳璨恃朱全忠之勢恣為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焚宜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于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因言于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為然貶獨孤損裴樞崔遠陸扆王溥趙崇（及仕太子太傅）王贊等官有差自餘或門胄高華或科第自進以名檢自處者皆指以為浮薄貶之六月朔聚樞等三十餘人于白馬驛（注見前）一夕盡殺之投尸

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疾縉紳之士言于全忠曰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黄河以為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自汴至洛朝必有竄逐時謂之鴟梟

秋八月徵前禮部員外郎司空圖字表聖臨淄人詣闕尋放還山

初圖棄官居王官谷在今蒲州府虞鄉縣東南元王惲記中條山又東得王官谷漢故壘也有唐司空表聖别業昭宗屢徵之不起栁璨以詔書徵之

圖懼入見陽為衰野墜笏失儀璨復下詔曰養高釣名匪夷匪惠難居公正之朝可放還山（後全忠篡位徵圖為禮部尚書不起及昭宣帝遇弑圖聞之不食而卒）

冬十月朱全忠擊淮南不利而還

全忠遣楊師厚取襄陽（趙匡凝奔廣陵）復拔江陵（趙匡明奔都都）乘勝遂擊淮南敬翔諫不聽至棗陽（隋縣今屬襄陽府）遇大雨抵光州道險塗潦人馬疲乏士卒逃亡十一月渡淮而北光州刺史柴再用（汝陽人）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

昭宗於靈愍之號誠不得辭獨怪有唐科場習如前此座主門生黨援不息呈身請托闕節公行固己不堪指數甚至以無行小人扶廷試詆斥之嫌大言請改廟諡以瀆私憤則天理人心並絕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躁忿尤甚遂還大梁

改昭宗諡號

起居郎蘇楷（禮部尚書循之子）素無行嘗登進士第（在乾寧三年）昭宗覆試黜之（楷文最下永不聽入科場洪邁曰唐人為首院為科場言由此而決科進取爭名之場也）至是建議昭宗諡聖穆景文多溢美請改之太常卿張廷範奏改為恭靈莊愍廟號襄宗

十一月吳王楊行密卒（諡武忠）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行密長子渥素無令譽軍府輕之行密寢疾命判官

周隱

周隱人舒州召遲隱性戇直對曰司徒輕易信讒喜擊毬好飲酒非保家之主餘子皆幼未能駕馭諸將廬州刺史劉威從王起微細必不負王不若使之權領軍府俟諸子長而授之行密不應徐溫張灝人秦密言於行密曰王出萬死冒矢石為子孫立基業安可使他人有之行密曰吾死瞑目矣行密使溫與幕僚嚴可求馮翊人家江都詣隱取牒遣使召渥以王茂章代守宣州渥至行密卒李儼承制以渥為節度使渥既襲位召周隱赴

之又怒王茂章盗兵襲之茂章奔杭州錢鏐以為鎮東節度副使更名景仁後使于梁遂留之

以朱全忠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全忠不受

先是全忠急於傳禪密使蔣元暉等謀之元暉與柳璨等議以魏晉以來皆先封大國加九錫殊禮然後受禪當次第行之全忠大怒宣徽副使王殷趙殷衡

本姓孔名循為全忠家乳母養子冒姓趙後漸貴復其姓名

譛之曰元暉璨等欲延唐祚故留其事以須變元暉聞之懼詣全忠言狀全忠曰汝曹巧述閒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

不能作天子耶元暉曰唐祚已盡天命歸王但以晉燕岐蜀皆吾勍敵王遽受禪彼心未服不可不曲盡義理然後取之元暉等欲為王創萬代之業耳全忠叱曰奴果反矣元暉歸與璨議加全忠九錫朝士多竊懷憤悒禮部尚書蘇循即楷之父史不詳何所人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歷數有歸朝廷宜速行揖讓朝士無敢違者乃以全忠為相國總百揆進封魏王加九錫全忠怒不受璨遂奏請傳禪詔大梁曰全忠全忠拒之

全忠劇賊凶殘元暉等固所熟恚從以依阿膩忍竟不恤責國弑君為之盡力及至一不當意誅殛即隨其後足為自古小人依草附木假息須臾者炯戒

十二月朱全忠弑太后何氏殺蔣元暉柳璨張廷範

初元璨與廷暉廷範相結為全忠謀禪大事何太后使宮人達意求傳禪之後子母生全王殷趙殷衡譖元暉云與璨廷範于積善堂夜飲對太后焚香為誓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斬元暉（揭尸於都門外聚衆焚之）以殷權知樞密殷衡權判宣徽院事殷等遂誣元暉私侍太后全忠令殷等弑太后于積善堂斬柳璨于上東門車裂廷範于都市璨臨刑呼曰負國賊柳璨死其宜矣

罷謁郊廟

先是禮院奏皇帝登位應祀南郊敕用十月行之既習儀朱全忠怒曰柳璨蔣元暉欲郊天以延唐祚璨等懼改用來年正月至是全忠弑太后誅璨等敕以宮禁内亂罷之

丙寅

三年春正月羅紹威殺其牙軍八千家

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日益

驕横小不如意輙族舊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羅紹威惡之力不能制密告朱全忠欲借兵以誅之全忠乃發兵屯深州聲言擊滄州會全忠女適紹威子者卒全忠遣將實甲兵于槖中選兵千人為擔夫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不之疑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襻

普患反甲之系也

夜帥奴客數百人與汴將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合營殪之凡八千家嬰孺

無遺詰旦全忠引兵入城已而天雄諸軍皆猜懼牙將史仁遇等作亂全忠討平之至秋乃還大梁全忠留魏半歲紹威供億所殺牛羊豕近七十萬資糧稱是蓄積爲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府鐵不能爲此錯也

以朱全忠爲三司都制置使注見前

全忠辭不受通鑑以三司之名始于此綱目因之考天復中崔胤以宰相兼領三司是三司之名前已有之不始于此也今不採

夏四月癸未朔日食

秋九月朱全忠攻滄州

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乃發兵渡河圍之劉仁恭下令境内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文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文其臂曰一心事主得兵十萬軍於瓦橋關名在今保定府雄縣南易水上畏汴軍彊不敢戰滄州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仁恭求救于河

幽滄與太原為難此朱溫之所以抗猖唐祚之所以遽隕也存勗此論深識大勢當時賊溫席捲河北仁恭力已不支皆使其乘勢并有幽滄克用豈能復與相敵釋怨助兵識名實兩此之舉滄州一賊賊遠不拯惜克用父子惟以拓境為務不知伏義勤王則亦惟圖自利而已

東前後數百輩李克用恨其反覆未之許存勗諫曰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非計也為天下者不顧小怨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一舉而名實附焉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于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和仁恭遣兵三萬詣晉陽克用遣周德威李嗣昭等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楊渥取洪州

先是鎮南節度使鍾傳卒軍中立其子匡時為留後傳養子延規恨不得立降淮南及是楊渥遣秦裴將兵擊洪州軍于蓼州在今南昌府南昌縣東南兩洲相並水自中流入于章江即水經注所謂谷鹿州也諸將請阻水立寨裴不從匡時果遣其將劉楚據之諸將以咎裴裴曰匡時驍勇獨楚耳若率衆守城不可猝拔吾故以要害誘致之耳破寨執楚遂圍洪州拔之虜匡時以歸楊氏遂兼有江西之地

冬十月王建立行臺

王建始立行臺于蜀建東向舞蹈號慟言曰自大駕東還制命不通請權立行臺用李晟鄭畋故事承制拜封仍以榜帖告諭所部

朱全忠以高季昌為荆南留後

武貞雷彥恭屢冦荆南留後賀瓌閉城自守朱全忠以為怯使季昌代之高氏自此遂據有荆南

十二月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朱全忠引兵還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會將帥士縞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兵降之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唐室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先是全忠調河南北芻糧諸營出積及還命悉焚之在舟中者鑿而焚之劉守文始遺全忠書曰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沉之為泥願求所餘以救其命全忠留數囷以遺之滄州賴以濟

丁卯 四年 四月以後梁朱晃開平元年西川稱唐天復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州凡五國吳越湖南荊南福建嶺南凡五鎮 綱目分注于梁書太祖抵唐同光時追廢溫為庶人故削而不書其唐晉漢周仍依綱目則是時五鎮之外尚有鎮藩易定魏博盧龍等鎮綱目以五代史十國為斷故自丁卯以後但列五鎮餘不並載令從之

春正月淮南牙將張顥徐溫 張顥徐溫楊渥麾下將後溫復殺顥 作亂

楊渥既得江西驕侈益甚 渥居父喪酣飲作樂然十圍之燭以擊毬或單騎出遊從者不知所之 左右牙指揮使張顥徐溫泣諫渥怒曰汝謂我不才何不殺我自為之顥溫懼潛謀作亂一日

師牙兵二百露刃直入庭中渥曰爾果欲殺我邪對曰非敢然也欲誅王左右亂政者爾因數渥所親信十餘人之罪曳下擊殺之謂之兵諫左傳鬻拳彊諫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遂自刖也諸將不與之同者稍以法誅之于是軍政悉歸二人渥不能制

三月遣使奉册寶如梁

全忠自滄州還威望大沮恐中外離心欲速受禪過魏有疾羅紹威恐全忠襲之說曰今唐室衰微天命

楊涉初聞作相國對其子自歎不幸深累子孫及是遂熱心富貴不顧罵名與張文蔚輩奉進册寶委贄賊廷天良淪滅殆盡不但重負初心亦有愧於其子矣

已改而四方稱兵者皆以興復為名王宜早正位號以絕人望全忠然之乃歸大梁帝遣御史大夫薛貽矩字熙同聞喜人勞之貽矩請以臣禮見北面拜舞于庭還言于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于梁遣宰相張文蔚楊涉及薛貽矩蘇循張策字少逸敦煌人趙光逢字延吉隱之子等奉王冊傳國寶帥百官備法駕詣大梁楊涉子直史館凝式言于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盍辭之耶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

夏四月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仁恭驕奢會暴以大安山在今順天府房山縣西北四面懸絕築

館其上極壯麗實以美女與方士煉藥其中悉歛境

內錢瘞山巔令民間用堇泥黏土也為錢有愛妾羅氏

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至是梁遣李思

安擊之直抵城下仁恭在大安城戰不守守光自外

引兵入登城拒守却之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

喜攻大安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守光弟守奇奔河

東

梁王朱全忠更名晃稱皇帝是為後梁太祖廢唐帝為濟陰王

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文蔚等乘輅奉册寶

至金祥殿晃被衮冕即皇帝位文蔚等升殿讀册寶

已降帥百官舞蹈稱賀梁主與之宴舉酒勞之曰此

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文蔚等皆慚伏不能對獨蘇循

薛貽矩盛稱功德宜應天順人梁主復與宗戚飲博

宮中酒酣其兄全昱睨之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

從黄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廢唐帝為濟陰王遷于曹州栫左傳及國也之以棘使甲士守之

梁以汴州為東都開封府洛陽為西都長安為大安府佑國軍

梁以馬殷為楚王

梁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梁以宣武掌書記太府卿敬翔知崇政院事以備顧問

參謀議於禁中欲上旨宣於宰相而行之使宰相非

時奏請皆因以聞後廢樞密院以其職事歸之翔為人沈

深有智畧在幕府三十餘年盡心勤勞晝夜不寐自

言惟馬上乃得休息梁主性暴戾難近人莫能測惟

翔能識其意有所不可未嘗顯言但微

示持疑梁主已悟禪代之際翔謀居多

梁以朱友文字德明本姓康名勤梁主養以為子判建昌院事

初梁主為四鎮節度使凡倉庫之籍置建昌院以領

之至是以友文判院事掌凡國之金穀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四川稱天復元年至建以天祐爲朱氏所敗元故止稱天復餘皆禀梁正朔蜀王建與楊渥移檄諸道云欲與岐王晉王會兵興復唐室卒無應者建乃謀稱帝遺晉王書云請各帝一方晉王復書不許曰誓于此生靡敢失節唐主之誅宦官也詔書至河東晉王匿監軍張承業于斛律寺斬罪人以應詔至是復以爲監軍待之加厚承業亦爲之盡力

岐王李茂貞開府

茂貞治軍寛簡無犯律兵羸地蹙不敢稱帝但開岐王府置百官宮殿號令皆擬帝者

契丹遣使如梁

初契丹有八部五代史契丹部族之大者達呼爾氏後分為八部一曰達爾節二曰伊斯渾三曰舍渾四曰納斡五曰丕勤年尼六曰納古濟七曰濟勒錦八曰希斡考遼史遼始祖轟呼別蘇塔喇部在八部之外並要尼氏共為十部與五代史所載不同部各有大人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三年一代以次為之及耶律按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正為王遼史帝紀太祖姓耶律氏諱億字按巴堅契丹塔喇

伊色哩鄉耶律密律密拉人按錫拉伊色哩舊作霞瀨益日烈密拉舊作彌里今並改正尤雄勇奚及室韋達靼咸役屬之按巴堅恃其强不肯受代七部劫之按巴堅不得已傳旗鼓請帥種落居古漢城五代史漢城在炭山東南灤河上後魏滑鹽縣也炭山在今宣化府獨口外灤河注見前滑鹽本漢縣故城今在熱河西南別為一部漢城地宜五穀有鹽池池之利後稍以兵擊滅七部北侵室韋女真即唐黑水靺鞨五季時屬遼號女真有生熟黄黄頭三部後避遼諱改曰女直西取突厥故地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帥衆三十萬侵雲州晉王與之

連和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共擊梁

或勸晋王擒之晋王不許留之旬日厚贈遣之

梁以錢鏐為吳越王

鎮海節度判官羅隱字昭諫杭州新城人說鏐舉兵討梁曰縱無成功猶可退保杭越自為東都奈何交臂事賊為終古之羞乎鏐始以隱為不遇于唐隱屢舉進士不第必有怨心及聞其言雖不能用心甚義之

梁以高季昌為荆南節度使

進士梁震唐末登第歸蜀過江陵高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奏為判官震耻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參謀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季昌許之以為謀主呼曰先輩

依政中興縣故城在今四川邛州

梁主封其兄全昱為廣王

全昱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二子皆封王

梁令蘇循等致仕

循及其子揩自謂有功于梁朝夕望為相梁主薄其為人敬翔李振亦鄙之言于梁主曰蘇循唐之鴟梟賣國求利不可立于維新之朝詔循等十五人並勒致仕揩斥歸田里循父子乃之河中依朱友謙

六月淮南遣兵擊楚楚大破之遂取岳州

楊渥遣其將劉存許元應將水軍擊楚楚王殷懼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

必勝也殷命指揮使秦彦暉黄璠帥戰艦擊之存等
遇雨引兵還彦暉追之存數戰不利遺殷書詐降彦
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鼓譟而進存等走黄璠
引兵合擊大破之執存拔岳州元應遷之腹心也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
之

梁侵晋圍潞州晋遣周德威等救之
梁遣康懷貞攻潞州晋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
攻之半月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蚰蜒音尤延濕蟲也遇蜈蚣蝎以涎

視之則不敢動故以名軍而守之内外斷絶晉王以周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救之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爲盧龍節度使

八月晉敗梁兵于潞州梁築夾寨守之

晉周德威壁于高河即絳河在今潞安府屯留縣西南下流入漳康懷貞遣親騎擊之不克梁主遣李思安代之將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爲

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于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一晝夜數十發梁兵疲于奔命閉壁不出

九月蜀王王建稱帝

蜀王建議稱帝將佐皆以為然馮涓獨獻議請以蜀王稱制曰朝興則未爽稱臣賊在則不同為惡不從涓杜門不出建用副使掌書記韋莊（字瑞已見素之後）之謀即帝位（國號大蜀建元武成）以王宗佶韋莊為宰相唐道襲（閬州人）為內樞密使是時唐衣冠之族多避亂在蜀蜀主

禮而用之使修舉故事故其典章文物有唐之遺風

冬十一月義昌滄景軍號唐太和中置節度使劉守文舉兵討其弟守光

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梟不孝鳥食母獍即破鏡惡獸也又食父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君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守文恐梁乘虛襲其後遣使請降

五季梁開平元年分注唐昭宣德四年下二年以後至周顯德六年俱分注每年甲子下以五代係十國

之前様曰五季宋大祖建隆元年至開寶

七年天下未一亦分用注係五季之後

戊辰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梁開平二年蜀王建武成

元年是歲西川稱元凡五國五鎮自後依隋唐例五

代紀年十國非建昌

嗣位改元不具書

春正月晉王克用卒子存勗立

晉王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寨名胡三省注在屯留縣晉王命

其弟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

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爲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

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謂存勗曰嗣昭厄于重圍

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竭力救之又謂

克寧等曰以亞子（存勗小名）累汝言終而卒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軍中多竊議者存勗懼以位讓之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哭哀久未出張承業入曰大孝在不墮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晋王克寧首帥諸將拜賀既而克寧謀作亂晋王流涕而殺之（初晋王克用多養軍中壯士以為子寵遇如真子及存勗立諸假子皆年長握兵心怏怏不服假子存顥陰說克寧圖存勗克寧不許已惑其妻孟氏言遂心動于是存顥等謀奉克寧為節

度使舉河東附梁孰晉王及太夫人曹氏送大梁帳下親信史敬鎔知之以告太夫人大懼召張承業言之承業乃召李存璋等陰為之備置酒府舍伏甲執克寧存顥于坐晉王流涕數之曰兒曏以軍府讓叔父叔父不取今事已定柰何復為此謀忍以吾母子遺仇讐乎遂殺之

二月蜀以張格張濬子奔蜀者事見前同平章事

格為相多迎合主意有勝己者必以計排去之

梁主晃弑濟陰王

追謚曰唐哀皇帝葬濟陰縣之定陶鄉後唐明宗追謚昭宣光烈皇帝

夏五月晉王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

梁軍久圍潞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梁主屢遣使諭降嗣昭焚詔書斬使者時梁軍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梁主削李思官爵斬監押楊敏貞欲召還兵又恐晉人躡其後梁主乃自至澤州遣使就與諸將議欲還兵諸將以為李克用死晉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梁主從之會晉召周德威還晉陽初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疑之晉王乃召德威還四月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徒步而入伏哭極哀退謁嗣王甚恭衆心由是釋然梁夾寨奏晉兵已去梁主以為援兵不能復來遂還大梁夾寨亦不復設備晉王與

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爾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嫻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趨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大閱士卒以丁會為都招討使帥周德威等發晉陽五月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岡在潞安府潞城縣西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將士尚未起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塡坑燒寨鼓譟而

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被殺失亡將士萬計委棄資械山積德威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為賊所得來誑我耳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絶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歡好如初梁主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為不亡

矣至如吾兒豚犬爾周德威乘勝進趣澤州梁救軍牛存節將兵應接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遂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欲應晉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引兵救之德威乃退　牛存節字贊正青州博昌人

晉王歸晉陽

晉王歸休兵行賞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謂左不得越右後不得踰

前及留絕以避險軍行須聯屬不得留止而中絕避險而不整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初唐昭宗許晉王克用承制封拜時方鎮多行墨制王恥與之同每除吏必表聞至是存勗始承制除吏凡事張承業升堂拜毋賜遺甚厚潞州圍守歷年士民死者大半嗣昭勸課農桑寛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淮南張顥徐温弑其節度使楊渥温復攻顥殺之

張顥徐温專制軍政弘農王渥心不能平欲去之而未能二人不自安共謀弑王分其地以臣于梁于是

顒遣其黨紀祥弑渥集將吏于府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氣色益怒幕僚嚴可求前密啟曰軍府至大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今日則恐太速顒曰何也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等夷必不肯為公下不若立幼主輔之諸將孰敢不從顒默然可求因屏左右急書一紙置袖中麾同列詣使宅賀節度所居曰使宅賀者賀新君也衆莫測其所為既至可求跪讀之乃太夫人史氏教也大要言先王創

業艱難嗣王不幸早世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三子次當立諸將宜無負楊氏善輔導之辭旨明切顥氣色皆沮以其義正不敢奪遂奉渥弟隆演稱留後顥以徐溫鎮潤州可求說溫曰公捨牙兵而出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溫驚曰奈何可求曰顥剛愎而暗于事請為公圖之乃往說顥請留溫顥曰業已行矣奈何可求曰止之易爾明日可求邀顥詣溫可求瞋目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況公楊氏宿將今幼嗣初立多事之

時乃求自安於外可乎溫謝曰苟諸公見容溫何敢自專由是不行（顥知可求陰附溫夜遣盜刺之可求知不免請為書辭屏主盜執刀臨之可求謀筆無懼色盜見其辭旨忠壯曰公長者吾不忍殺掠其財以復命）溫與可求謀密結將軍鍾泰章（合肥人）等壯士三十人斬顥於牙堂暴其弒君之罪初顥與溫謀弒威王（溫語歐史作景）溫曰參用左右牙兵心必不一不若獨吾用兵顥不可溫曰然則獨用公兵顥從之至是窮治逆黨皆左牙兵也由是人以溫為實不知謀隆演以溫為左右牙都指揮

使軍府事咸取決焉以可求為揚州司馬温性沈毅自奉簡儉雖不知書使人讀獄訟辭温以軍旅委可求以財賦委支計官駱知祥皆稱其職淮南謂之嚴駱駱知祥合肥人

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梁遣忠武此梁所置同州軍號非陳許之忠武軍也節度使劉知俊拒卻之

秋七月楚收茶稅

湖南判官高郁請聽民自采茶賣于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請于梁置回圖務胡三省注猶今之回易場也

運茶于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由是富贍先是楚遣兵擊雷彥恭彥恭奔淮南既而向瓌亦以澧州降于是澧郎二州皆入于楚

淮南將更推揚隆演為節度使

淮南將吏請於李儼承制受隆演淮南節度使弘農王

冬十月華原隋縣今陝西耀州是賊帥温韜華原人發唐諸陵

韜據華原韜先是李茂貞冒姓李名彥韜後降梁尋復叛歸茂貞茂貞置義勝軍以為節度使暴掠雍州諸縣唐帝諸陵發之殆徧韜發諸陵取所藏金寶唯昭陵

殿園韜從埏道下見宮室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立石牀牀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代圖書鍾王筆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

己巳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梁開平三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梁遷都洛陽

以大梁為東都命養子博王友文為留守

二月丁酉朔日食

梁攻岐取丹延鄜坊四州 丹州西魏置元省故城在今延安府宜川縣餘注俱見前

初邠寧楊崇本 崇本叛梁復曰李繼徽此從五代史傳書本姓名 攻夏州梁

遣劉知俊擊敗之西軍由是不振及是保塞軍 唐中和二

年以延州置亂指揮使高萬興河西人及其弟萬全以兵降
於知俊知俊遂攻丹延保塞軍鄜坊保大軍皆取之
淮南徐温自領昇州注見前刺史
徐温以金陵形勝戰艦所聚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
領昇州刺史留廣陵以其假子元從指揮使知誥為
昇州防遏兼樓船副使往治之
夏四月梁以王審知為閩王
審知儉約常躡麻屨府舍卑陋未嘗營葺寛刑薄賦

公私富實境内以安

淮南攻吴越圍蘇州吴越擊敗之

淮南遣指揮使周本舒州宿松人擊吴越圍蘇州久之不克淮南兵圍蘇州吴越指揮使錢鏢等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軍張網綴鈴懸水中魚鼈過皆知之吴越虞候司馬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鈴聲舉網福因得過入城由是城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為神

先是吴王鏐嘗遊府園見園卒陸仁章睦州人樹藝有智而志之至是仁章通信入城果得報而返吴越兵

凡討幽父之弟即誅之亦不為過乃對衆泣謂勿殺此與宋襄不擒二毛同一迂虜卒以自取敗亡所謂可笑可鄙者耳

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擒其將二十餘人周本夜遁

五月劉守光執其兄守文進攻滄州

劉守文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為所敗守文單馬立于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幽州人）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囚守文於別室乘勝進攻滄州滄州判官呂兖（幽州安次人）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

六月梁劉知俊叛奔岐

知俊功名浸盛以梁主猜忌日甚內不自安會佑國節度使王重師被誅重師鎮長安數年梁主怒其貢奉不時以統軍劉捍為留後捍譖重師與邠岐通遂殺之夷其族　劉捍開封人益懼梁主急徵知俊欲以為河東行營都統知俊弟知沅密使人語知俊云入必死知俊遂以同州附於岐遣兵襲華州守潼關遣人以重利啗長安諸將執劉捍送于岐殺之梁主遣近臣諭知俊曰朕待卿甚厚何忽相負對曰臣不背

德但畏族爾詔削知俊官爵遣楊師厚劉鄩等討之鄩至關東獲知俊伏路兵使為前導關吏納之鄩兵直進遂克潼關知俊舉族奔岐岐王厚禮知俊以為中書令

秋七月梁以劉守光為燕王

守光既執守文遣使如梁上表告捷故有是命守光表言僕滄德事畢為陛下掃平并汾亦致書晉王云欲與同破僞梁

淮南盡取江西地

撫州刺史危全諷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于廣陵日召僚佐宴全諷聞之屯象牙潭（在南昌府新建縣西南即章江西曲處也）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苑姓玫蔡州人）圍高安（注見前）以助全諷徐溫問將于嚴可求可求薦周本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爾非欲敗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全諷營柵臨溪且數十里本隔溪佈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涉

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歙州刺史陶雅遣兵襲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米志誠敗苑玫於上高（唐鎮南唐置縣今屬江西瑞州府）吉州刺史彭玕（本赤石同蠻酋鍾用傳爲刺史）師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奔吳越（吳越以爲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虔州刺史盧光稠（南康人唐末與譚全播據虔州譚全播亦南康人氏也）以州附淮南于是江西之地盡入于楊氏（光稠亦遣使附于梁）

冬十一月岐遣劉知俊攻梁靈州梁遣兵救之大敗而

彥章以善用鐵鎗得名所爭本不繫觔兩之輕重紀事者乃云一置鞍一在手

還岐王欲取靈州以處劉知俊使自將兵攻之朔方節度使韓遜本靈州牙校唐末據有本鎮因即以為節度使遣使告急于梁梁主遣康懷貞寇彥卿將兵攻邠寧以救之懷貞等所向皆捷知俊解圍引去梁主急召懷等還知俊據險邀之左龍驤軍使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力戰懷貞等乃得過至昇平唐縣宋省故城在今鄜州宜君縣知俊伏兵山口懷貞大敗僅以身免岐王以知俊為彰義節度使與涇州彥章驍勇絕倫每戰用二鐵鎗皆重百觔一置鞍中一在手所向無前時人謂之王鐵鎗

戰用二發發皆百舶試問以馳將俾艇稱二百舶之械加以甲肯棄艱之處具重何需四五百舶戰馬首由勝此可知掾統家形容傳曾具為浮文貽累者不少

蜀蜀州刺史王宗弁（本鹿弁蜀主養為爲子賜姓名）罷

宗弁稱疾罷歸杜門不出蜀主疑其怨望加檢校太保不受謂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吾小人致任至此足矣豈可求進不已乎蜀主嘉其志而許之

庚午（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梁開平四年并見歲淮南稱吳凡五國五鎮）春正月劉守光克滄州殺其兄守文

滄州城中食盡呂兗選男女羸弱者烹之以給軍民

正月劉廷祚力盡出降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其子繼威鎮滄州後繼威以淫虐為張萬進所殺以延祚歸使人潛殺守文歸罪于殺者而誅之族呂兗而釋孫鶴兗子琦年十五臨刑門下客趙玉紿監刑者曰此吾弟也勿妄殺遂挈以逃琦足痛不能行玉負之變姓名乞食于路僅而得免琦感家門殄滅力學自立晉王聞其名署代州判官　呂琦字輝山趙玉安次人

二月岐王承制加楊隆演嗣吳王于是淮南稱吳

夏四月梁夏州亂殺節度使李彝昌唐末尚項拓跋思敬以破黄巢功賜姓李氏彝昌思敬弟思諫之子以其族父仁福代之

先是彝昌父思諫卒彝昌代為節度使及是都指揮使高宗益作亂殺彝昌軍中將吏共誅宗益迎仁福時方戍兵兵于外立之梁以為節度使胡三省曰李仁福子孫强盛遂為宋朝西邊之患所謂西夏也

梁宋州獻瑞麥

梁宋州節度使衡王友諒獻瑞麥一莖三穗梁主曰豐年為上瑞今宋州大水安用此為詔除本縣令名遣使詰責友諒以惠王友能全昱子代之

梁貶寇彥卿為遊擊將軍

梁左金吾大將軍寇彥卿入朝至天津橋在河南府洛陽縣西有民不避道投諸欄外而死彥卿自首梁主以彥卿有功命以私財遺死者家以贖罪御史司憲崔沂沈之弟劾奏請論如法梁主命彥卿分析使之自辨彥卿對令從者舉置欄外不意誤死梁主欲以過失論沂奏在法以勢力使令為首下手為從不得歸罪從者不鬭而故毆傷人加傷罪一等不得為過失乃責授彥卿

錢鏐捍海築塘弭災患於當時貽保障於後世其利甚溥若强弩射潮則不免失之誕妄甚潮

遊擊將軍彥卿揚言有得崔沂首者賞萬緡梁主使人謂彥卿曰崔沂有毫髮傷我當族汝時功臣驕橫由是稍肅

五月梁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卒以其子周翰代之

梁以楚王殷為天策上將軍

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軍開府以弟賨存為相

秋八月吳越築捍海石塘今在杭州府錢塘仁和兩縣境　杭州城臨安志江挾海潮為杭人患梁開平中錢武肅王始建候潮通江門潮水衝激板築不就因命强弩數百以射潮頭

性南北遷從靡常傒其既從而施工費因時制宜之道夥生長江干習知潮候或預覘沙瀦將移或示神奇以飾觀聽好怪者遂從而傅會之轉不若據事直書之足為徵信也

既而湖水漸向西陵乃積石植木為塘扞之城基始定

由是錢塘富庶盛於東南

冬十一月蜀王立其假子宗裕等為王

初唐末宦官典兵者多養軍中壯士為子以自強由是諸將亦效之而蜀尤多至百二十人雖冒姓連名而不禁婚姻

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為盟主晉遣兵救之梁主疑趙王鎔貳于晉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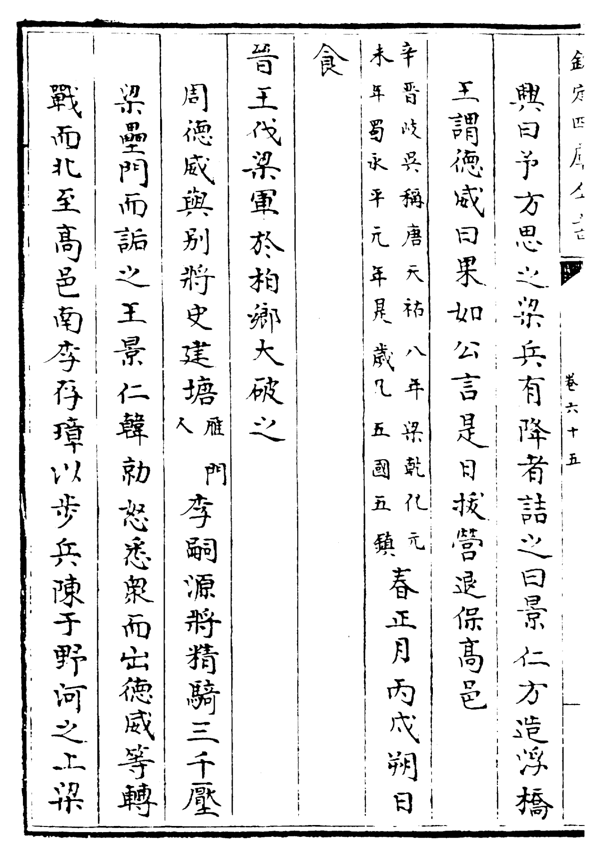
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侵定州遣兵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助趙守禦趙將召公立戍深州白鎔拒之館不從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婣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卒乘城拒守鎔始命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于燕晉與義武節度使王處直共

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鎔久臣朱溫輸賂結昏其交深矣此必詐也王曰彼亦擇其利害而為之爾王氏在唐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今救死不瞻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乃遣周德威將兵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守光方獵孫鶴馳詣野謂曰趙人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讐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斂袵而朝燕矣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弊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守光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梁主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

十二月梁進軍逼鎮州晉王救之次于高邑

梁王景仁等進軍柏鄉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至趙州與周德威合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野河即槐河在柏鄉縣西南源出正定府贊皇縣下流入胡盧河之北晉遣胡騎迫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兵騎追之鎧冑鮮華光彩炫燿晉人望之奪氣德威狥于軍曰彼皆汴州酤傭販之徒爾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乃奇貨不可失也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獲百餘人且戰且卻距野河而止晉王欲速戰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

者騎兵利於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㕔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所限者一水爾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别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褰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



興曰予方思之梁兵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造浮橋
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

辛未（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梁乾化元年蜀永平元年是歲凡五國五鎮）春正月丙戌朔日食

晉王伐梁軍於柏鄉大破之

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雁門人）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于野河之上梁

兵競前奪橋晉指揮使李建及許州人本姓王李罕之假子力戰卻之戰自已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饑渴內廹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食果引卻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

梁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兵步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于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奪白刃追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資械不可乘計凡斬首二萬級河朔大震晉王救兵屯趙州杜廷隱等棄深冀而去

晉師圍邢魏梁兵救之晉師還

晉王遣周德威史建塘趣澶魏考澶州唐初置今開州是也貞觀中廢至

晉天福中復置此云這魏蓋史臣追敘之文張承業李存璋攻邢州自以

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劉守光聞梁兵敗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告於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攻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亦腹

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會梁楊師厚引兵救邢魏晉王解圍去師厚留屯魏州周德威等亦解邢州圍晉王命德威以兵戍趙州趙王鎔謂晉王大犒將士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從晉王征討既而楊師厚將兵屯邢州鎔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以鎔父友事之甚恭謂曰朱温之惡極矣天將誅之師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率衆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奉卮為壽謂晉王四十六舅晉王許以女妻其幼子昭誨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王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

三月梁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尋以為節度使

嚴多延中國士人置幕府出為刺史刺史無武人
夏四月晉王推劉守光為尚父梁亦以為采訪使
守光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以鐵刷刷人面嘗衣赭袍
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彊地險亦
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
吾西契丹伺吾北遽欲自帝未見其可守光不悅又
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
怒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

為推尊以捻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并河東為六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寤益驕表梁主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梁主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使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定冊儀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人臣也安得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于地曰我地方三千里帶甲三十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道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梁及諸

遣使者于獄既而皆釋之

秋七月梁主避暑于河南尹張宗奭（即長全義梁更其名）第

梁主避暑宗奭第亂其婦女殆徧宗奭子繼祚不勝憤恥欲弑之宗奭止之曰吾家頃在河陽為李罕之所圍（事具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

八月劉守光稱帝

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以為不可守光乃置斧鑕

于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主
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
未可也守光怒伏諸鎖上令軍士咼而噉之鶴呼曰
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遂
即位國號燕改元應天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
擾晉王聞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
成勳往用鄰藩通使之禮燕典客欲使稱臣庭見成勳曰吾受命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豈得而臣之守
守光怒囚之數日竟不能屈卜年晉王以周武王卜年楚子問鼎事戲笑守光也綱目誤作十年今改正

岐王使劉知俊攻蜀圍安遠軍今漢中府沔縣西有西縣故城五代時曰安遠軍

先是岐攻蜀興元蜀山南節度使唐道襲擊却之蜀主之女晉慈公主嫁岐王從子繼崇驕矜嗜酒蜀主召公主歸寧留之岐王怒始與蜀絶遂搆兵及是岐王復使劉知俊李繼崇將兵擊蜀蜀將王宗侃大敗奔安遠軍知俊繼崇追圍之已而蜀主自將援安遠大破岐兵岐兵遁去岐王左右讒劉知俊岐王奪其兵知俊居於秦州

九月梁主如相州冬十一月還洛陽

梁主聞晉趙南伐自將拒之至衛州方食軍前奏軍已出井陘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倍道兼行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刺史李思安不意梁主猝至落然無具坐削官爵梁主尋至洹水九域志成安有洹水鎮成安今縣屬廣平府邊吏言晉趙兵南下梁主即時進軍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梁主病已經年以夾寨柏鄉

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耻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梁主南還納懷州刺史段明遠開封人後更名凝妹為美人明遠饋獻豐備梁主悅至洛陽疾復作明年梁主至武涉明遠供饋有加于前梁主追思李思安前事貶柳州司戶告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何如存長流賜死

幽州參軍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奔晉

劉守光謀攻易定道以為未可繫獄得免亡奔晉張

承業薦之晉王以為掌書記

壬晉岐吳稱唐天祐元年梁乾申化二年是歲凡五國五鎮　春正月晉師及鎮定之伐幽州二月梁主救之大敗走還

晉周德威東出飛狐注見前與趙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巖會於易水攻燕祁溝關即今岐溝店在順天府涿州西南下之進克涿州德威遂至幽州城下守光求救于梁梁主自將救之從官以梁主誅戮無常多憚行梁主怒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散騎常侍孫騭等三人後至撲殺之至魏州命楊師厚李周彝圍棗強賀德

倫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圍蓨縣晝夜兼行至下博遇趙將符習趙州昭慶人引數百騎廵邏或告曰晉兵大至矣梁主棄行幄亟引兵趣棗强與師厚軍合師厚急攻棗强拔其城屠之德倫攻蓨晉將李存審引兵扼下博橋在今深州故下博城東跨胡盧河上使史建塘李嗣肱分道擒生獲梁軍之樵蒭者數百人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吾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梁主引師厚兵攻蓨未及置營建塘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

樵芻者雜行暮至營門縱火大譟弓矢亂發營中大擾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蓐之耕者皆荷鋤奮梃逐之委棄資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史先鋒遊騎爾梁主慙憤病遂增劇

晉師克瓦橋關

周德威遣裨將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

幽州人皆降嚴涉獵書傳晉王使傳其子繼岌嚴固辭王怒將斬之教練使孟知祥字保胤遷兄子諫曰彊敵未滅大王豈宜以一怒戮嚮義之士乎乃免之胡三省曰孟知祥始此

夏五月梁主至洛陽

梁主至洛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孽子更昌熾如此我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哽咽絕而復

蘇

劉守光遣兵出戰晉人擊敗之擒其將

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

于龍頭岡亦曰卧龍岡在今順天府宛平縣西北曰今日必擒周楊五

德威人以小字戲之既戰見德威于陳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

德威側身避之奪檛反擊廷珪墜馬擒之燕兵退走

引騎乘之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

氣

吳徐溫攻宣州克之殺其觀察使李遇

吳鎮南節度使劉威歙州觀察使陶雅宣州觀察使李遇常州刺史李簡上蔡人皆武忠王舊將有大功以徐溫秉政內不能平李遇尤甚館驛使徐玠字溫彭城人使于吳越溫使說遇入見新王曰公不爾人謂公反遇怒曰君言遇反殺侍中謂楊渥者非反耶溫怒以王檀胡三省注檀當作壇為宣州制置使數不入朝之罪遣柴再用徐知誥副之遇不受代再用攻之踰月不克遇少

子為淮南牙將溫執之城下示之過不忍戰乃請降溫斬之夷其族於是諸將始畏溫莫敢違其命知誥以功遷昇州刺史時諸州長史多武夫以軍旅為務不恤民事知誥在昇州獨選用廉吏修明政教招延四方士大夫洪洲進士宋齊丘好縱横之術謁知誥知誥奇之辟為推官與判官王令謀參軍王翃專主謀議以牙吏馬仁裕周宗曹悰為腹心　宋齊邱字子嵩萬載人馬仁裕字德寛彭城人周宗字君泰漣水人

六月梁朱友珪弑其主晃而自立

梁主長子郴王友裕早卒次假子博王友文梁主特

愛之常留守東都次郢王友珪其母亳州營娼也為控鶴指揮使無寵次均王友貞為東都指揮使初張后嚴整多智梁主敬憚之后殂梁主恣意聲色諸子雖在外常徵其婦入侍友文婦王氏色美尤寵之欲以友文為太子友珪心不平梁主疾甚命王氏召友文欲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王氏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改圖六月朔梁主命

敬翔出友珪爲萊州刺史友珪怒易微服行入左龍
虎軍見統軍韓勍以情告之勍亦見功臣多被誅懼
不自保遂相與合謀以牙兵從友珪雜控鶴士中夜
斬關入至寢殿梁主驚起曰我固疑此賊恨不早殺
之汝悖逆如此天地豈容汝乎友珪曰老賊萬叚友
珪僕夫馮廷諤刺梁主腹刃出于背以敗氊裹之瘞
于寢殿遣供奉官丁昭溥馳詣東都命友貞殺友文
矯詔稱友文謀逆賴友珪忠孝將兵誅之宣令友珪

權主軍國之政韓勍為友珪謀多出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取悅乃發喪即位

梁匡國軍（梁陳許軍號）亂殺節度使韓建

時梁新有內難許州軍士更相告變建不之省亦不為備遂為其下所殺

秋七月梁以楊師厚為天雄節度使

天雄節度使羅周翰幼弱楊師厚軍于魏州久欲圖之憚太祖嚴威不敢發至是引兵入牙城據位視事

梁以師厚為天雄節度使徙周翰鎮宣義自唐文德元年羅弘信據魏博傳子至孫而亡

梁加吳越王鏐尚父

梁遣兵擊河中節度使朱友謙降晉

友珪既簒立諸宿將各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護國節度使冀王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掖聲問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恥之友珪加友謙侍中且徵之友謙謂使者曰先帝晏駕不以

禮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為友珪遣韓勍擊之友謙以河中附于晉以求救晉王自將而西遇梁將康懷貞大破之梁軍解圍退保陝州

梁以敬翔同平章事

友珪以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利于已欲解其內職恐失人望遂以為相以李振充崇政院使翔多稱疾不預政事

吳以徐溫領鎮海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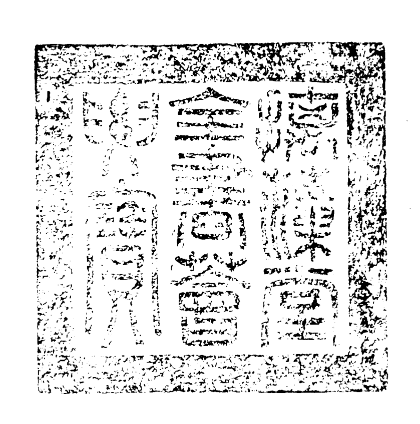
吳劉威為帥府所忌徐溫將討之威幕客黄訥說威曰公受謗雖深反本無狀若輕舟入覲則嫌疑皆亡矣威從之陶雅亦懼與威偕詣廣陵溫待之甚恭如事武忠王之禮皆遣還鎮由是人皆重溫

冬十月梁楊師厚入朝

楊師厚既得魏博又兼都招討使宿衛勁兵多在麾下諸鎮兵皆得調發威勢甚重心輕友珪專行不僩友珪忠之發詔召之師厚將行其腹心曰往必不測

師厚曰吾知其為人矣乃帥精兵萬人渡河友珪大懼至都門留兵於外與十餘人入見友珪喜遜詞悅之厚賜遣還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六十五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江　漣

謄録監生臣申　懋